

JIANZHU  
SHUQING  
QIJUDADI

JIANZHU SHUQING QIJUDADI

建筑  
抒情  
栖居大地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三维世界

孙良好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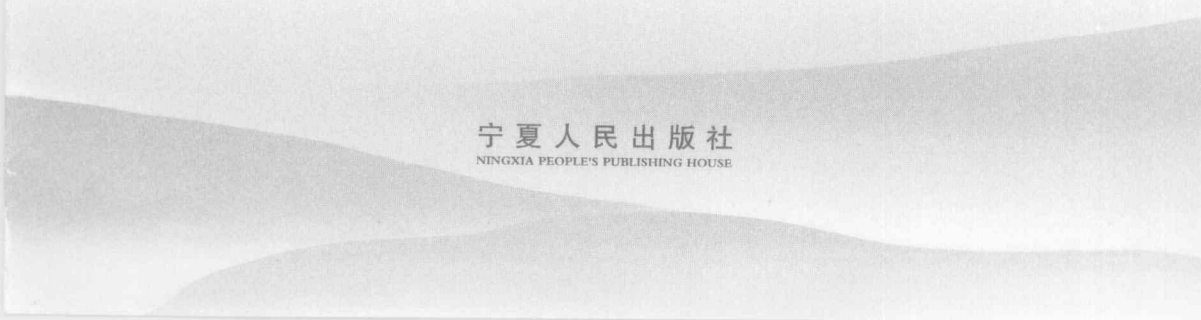


孙良好 著

# 建筑·抒情·栖居大地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三维世界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抒情·栖居大地: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三维  
世界/孙良好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227-04140-5

I. 建… II. 孙…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394 号

建筑·抒情·栖居大地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三维世界

孙良好 著

责任编辑 戎爱军 王佐红

封面设计 王 菲

责任印制 吴宁虎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http://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mailto: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140-5/I·1103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引言 一种乌托邦式的文学构想

我试图用较为鲜活的文字来表述一种乌托邦式的文学构想，这种构想在一些人看来可能并不新鲜，而且近于虚幻，但它确实曾经久久地驻留我的心间，至今依然。喧闹的 20 世纪已经过去，新的世纪依然众声喧哗。我愿意倾诉，只因为我这样想过并一直坚持着。下面，我将从建筑、抒情、栖居大地三个维度来呈现我的所思所想。

### 一、建 筑

没有谁会以为流离失所是活着的一种理想状态，当然，我并不否认流浪，在不少人看来别有一番魅力。但是，流浪绝不等于流离失所，前者往往是人的主动选择，而后者则是出于迫不得已。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无法回避家园对人类的重大意义。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吟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有意无意地道出了个中奥秘。何以有家园？是因为建筑才得以存在的。从远古的原始洞穴一直到今天的摩天大楼，显示的便是人类建筑的漫长历程，但这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建筑。人是会思想的动物，这就使得人在拥有物质意义上的建筑之外，还需要精神上的建筑。写作何为？这个亘古至今的问题藉此似乎可以找到一种答案。在我看来，写作正是为了建筑，用语言文字来建筑人类的精神家园。正如人们不愿意流离失所一样，读者也不愿意在面对文学作品时“无家可归”。换言之，文学作品应该尽可能使读者从精神层面上感到一种“家”的温暖。也正如我不否认流浪的魅力一样，我确认寻找在写作中的意义，因为寻找不等于迷失，这里存在着希望和绝望的区别。我总认为，那些

让读者迷失或无所适从的文学作品,我们不宜过分褒扬。

真正有意于建筑人类精神家园的写作者,不妨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空中寻找“建筑”的原材料。

历史犹如沉默的高山,时间使它丧失出声的能力,然而,这里绝对是一个丰富的宝藏。想一想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先吧,他们从蛮荒到现在所留下的印记,仿佛美丽的飘带,萦绕于我们居住的星球。写作者只要用心采摘,就会有“奇花异草”;只要用心观察,就会有“琼楼玉宇”;当然,还会有断墙残垣、荒野孤魂……一个心理健全的人,是不会拒绝这一份幽古之思的,因为深情的“回眸”里总含着无法拂去的美丽。

现实犹如奔腾的溪流,虽然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是涓涓细水,但它撞击“岩石”所溅起的水花,足以令人眼花缭乱、目眩神迷。这是我们最真实的存在时间段,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其变化的痕迹。其间,一些动人的瞬间仿佛雨后的彩虹稍纵即逝,而写作者却正可以用如椽之笔使之定格。“垃圾场”在地球上不可能顷刻间荡然无存,那么,姑且让写作者用语言文字充当洁具,日复一日地去清理它、净化它。

未来犹如广阔的蓝天,写作者可以以想象为翅,天马行空。虽然,虚无缥缈的天堂美景最终非人类的视野所能企及,但关于未来时空的遐想却可以层出不穷。虽然,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条起跑线、一个终点,每一个人都只是生命的过客,但这并不妨碍写作者把未来的时空纳入语言文字的建筑体系中。

历史、现实和未来共存于语言文字体系之中,三者既可以融合,也可以分离,而在任何一种时空里,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他人、和自我的关系都始终存在着,写作者“建筑”的意义在于使这些关系尽可能地趋于和谐,最终使人类的灵魂归家,回到精神的家园中来。当然,不管是谁,希望一生都拥有美的精神家园有点近于幻想,但阅读文学作品时仿佛回到精神家园的感觉在很多时候却是必要的。

## 二、抒情

没有谁会认为人情淡漠是人类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必然结果。龚自珍有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为春泥更护花。”花犹如此,何况人乎?尽

管现代工业文明的滚滚车轮在无形中碾碎了牧歌、碾碎了田园、碾碎了一个又一个恬静的梦,然而,只要人性还能发光,真情就不会绝迹。我相信,那些在文学领域里肆意践踏真情的人,总有一天会被“驱逐出境”。其实,主张“情感逃避说”的艾略特,他的《四个四重奏》在冷酷下面隐藏着激情;主张“零度写作”的巴特爾,他对语言自身亦可谓一往情深。在此,我无意否定当代部分西方学者思考的严肃性和深刻性,我只是想提醒居于象牙塔塔尖的人们,别忘了支撑他们的塔基。无论你意识到这个存在的世界越来越冷也罢,无论你意识到人情淡漠是俯拾皆是的现象也罢,但人类的基本情愫是不应该抛弃的,尤其是写作者更理当如此。在我看来,写作者的职责不在于使人类感到情感窒息,而在于唤起人类潜伏的真情,疏通在现实中被阻塞的情感之河。追忆、赞叹和憧憬,构成写作者源源不断的抒情之流。

永是流逝的时光卷走了泥沙,涤荡了脏污,渐渐逝去的昨天宛如一汪碧水,轻轻地流过我们的心田。固然,忘记痛苦并不总是一件好事,可徜徉于痛苦的海洋之中,用一生去咀嚼痛苦更是徒劳无益。对于生命的个体而言,蓦然回首之时,眷恋之意味慢慢地浓郁,然后散发。“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样的情怀虽然不是人皆有之,但写作者不能置若罔闻。那么多过往之人、事物,聚成记忆河流中的一朵朵浪花,写作者用心体验,然后用语言文字细细地描摹下来,便是一道道耐人寻味的文学风景线。

在你的眼前,不时地会有栩栩如生的画面。不管是谁都曾拥有过风和日丽、光风霁月、淫雨霏霏的时刻,只是很多人无暇顾及或无法体验而已。写作者与众不同,犹如农夫关心春耕秋收,渔民关心风浪起伏,工人关心机器运转,其视野往往“美”不胜收。当然,写作者无须以视而不见的方式对待人间的“垃圾场”,而是要以真诚融化成语言文字,郑重地告诉过往的行人:远离它们,消灭它们。其实,你意识到美的存在,美便会时时在你身边闪现。当写作者通过笔墨让更多的人懂得存在的美,读者便会投来感激的目光。

漠视尚未来临的光阴是不明智的,存一份幻想于理念之中,存一个梦境于心灵之沿,这样,拖泥带水的脚步将销声匿迹。写作者用心建筑的精神家园,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憧憬的王国。憧憬中,寄存了无数闪光的希望。活在“黑洞”里的人们是不幸的,企图把人们带进“黑洞”的文学是卑污

的,写作者应该努力让憧憬的光芒照亮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黑洞”。当人们停下匆匆的步履,停下劳作的双手,希望让灵魂静静地憩息时,写作者建筑的精神家园适得其所。

目光,思维和语言文字的聚合,理应是一种精神的享受,而这种语言文字的诞生,必须借助抒情的方式。不管是追忆、赞叹,还是憧憬,只要真心实意,一个个鲜活的文学世界便会脱颖而出。

### 三、栖居大地

没有谁会以为“井底之蛙”能知天高地厚;同样的,除了那些过于虔诚的宗教徒,也没有谁会以为天堂和地狱是实有的存在。虽然“井底之蛙”常常有自鸣得意的快感,虽然宗教徒更加容易找到自己灵魂的归宿,但是,对于芸芸众生中的大多数,他们却得另辟蹊径。“建筑”的使命和“抒情”的天职,使得写作者较之于常人有更多的思索。换言之,他们应该先人一步找到“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在我看来,栖居大地,让精神无拘无束地漫游于天地之间,应该是写作者理想的存在状态。正如鱼儿不能离开水,鸟儿不能离开天空一样,人的脚步必须踩在坚实的大地之上。大地上无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是写作者的“建筑”之本,“抒情”之源。偏居灵魂的一隅固然无可厚非,但以一己之私来代替文学的全部精神则嫌底气不足,这是“井底之蛙”们的“陷阱”;同样的,把视角移向天堂和地狱固然不必过分苛责,可忘记了人存活的大地便会显得玄远高邈,这是宗教徒们的“迷失”。任何时候,文学都不应该是某一阶层的私有财产;任何时候,文学也不应该只是追逐语言的一场文字游戏。文学的功能在于:让人类在某个时间段能够诗意地栖居大地。

栖居大地的写作者,沿着时间之流,在熙来攘往的大路上从容前行。

栖居大地,首先要追求的是健全的体魄和灵魂,且不说无病呻吟是如何地令人作呕,即使一个无可奈何的病人的召唤,也只能渲染一种悲伤的氛围。写作者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医生,医生的努力在于使人的生理趋于健全,写作者的努力则在于使人的心理趋于健全。揭示病态的灵魂固然有其深刻的寓意所在,而塑造健全的灵魂则是写作者的最后皈依。

栖居大地,其次要用一种诗意的、审美的目光来看待这个孕育万物的

大地。人类是一群栖居于大地之上的子民,对于这个身心寄存的处所,必须有一种感情,一种依恋的感情。而写作者应该是最先清醒地意识到生命和大地密不可分的一类人,他们有职责把人生中的急缓旋律,以及最后的和音通过“建筑”和“抒情”化成优美的语言文字,让人咀嚼,让人回味。

栖居大地,还要以清醒的态度观照生命的流程。生命个体所拥有的只是自然的生命过程,而且这种自然的生命过程是有限的、短暂的、唯一的。栖居大地的写作者,应该以自身的生命文本来描摹自然生命过程的欢乐与哀愁,以适性得意为基石,为人类“铺设”一条又一条无限伸展着的“林中路”。



## 引 言 一种乌托邦式的文学构想

# 上 编 建筑——异彩纷呈的精神家园

## 第一章 诗歌文本中的精神家园

第一节 《再别康桥》:一个诗人和一个世界的单独对话 / 3

第二节 《微雨》:古典与现代纠结的艺术迷宫 / 6

第三节 《黑屋》:被囚禁者的自由之歌 / 15

## 第二章 散文文本中的精神家园

第一节 《故都的秋》:寻找都市中的田园诗意 / 20

第二节 《竹影》和《白鹅》:从“缘缘堂”到“沙坪小屋” / 23

第三节 《生活的艺术》:走向逍遥 / 26

## 第三章 话剧文本中的精神家园

第一节 《子见南子》:从视界交融到智光透射 / 34

第二节 《雷雨》:从表里结构到爱恨情仇 / 41

#### 第四章 小说文本中的精神家园

第一节 《汴京风骚》:历史剧变的重构与名士精神的写真 /45

第二节 《无梦谷》:耐人寻味的叙事策略 /56

### 中 编 抒情——多元阐释的情感世界

#### 第五章 文化视野中的情感世界

第一节 林语堂小说中的情感世界(一):从叙事构型到文化意蕴 /67

第二节 林语堂小说中的情感世界(二):从文化追求到性灵显示 /75

第三节 林语堂小说中的情感世界(三):从自我审视到他者观照 /91

#### 第六章 人性视野中的情感世界

第一节 林语堂笔下的孔子形象:从神性的颠倒到人性的回归 /109

第二节 金庸的武侠小说:自觉的读者意识和通俗的文体风格 /117

第三节 史铁生的寻“根”作品:在命运的思索中寻找存在的意义 /122

#### 第七章 历史视野中的情感世界

第一节 从《红楼梦》到《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沉沦” /131

第二节 林斤澜的怪味小说:置身于历史情境中的当代传说 /141

第三节 胡尹强的教育小说:当代知识分子处境和命运的形象展示 /152

## 下 编 栖居大地——自由游弋的美丽灵魂

## 第八章 健全的个人主义

- 第一节 胡适：从“个人主义”到“自由中国”/165
- 第二节 林语堂：“一团矛盾”的快乐 /168
- 第三节 徐志摩：“单纯信仰”——爱、自由、美 /170
- 第四节 李金发：诗是个人灵感的纪录表 /173

## 第九章 丰富的自家园地

- 第一节 周作人：从“人的文学”到“自己的园地”/178
- 第二节 废名：穿越“竹林”的“莫须有”先生 /181
- 第三节 沈从文：在文学神庙中供奉人性 /184
- 第四节 张爱玲：在世俗人生中寻找“传奇”/187

## 第十章 幻美的人生旅程

- 第一节 九叶诗人在 1949 ~ 1966：从曙光乍现到山雨欲来 /190
- 第二节 穆旦：智慧之树不凋 /199
- 第三节 郑敏：不老的生命之歌 /210
- 第四节 唐湜：幻美的旅者 /219

## 参考文献 /262

## 后记 /264

# 上编 建筑

## ——异彩纷呈的精神家园

每一个精心撰著的文本，都是写作者悉心建筑的精神家园。尽管文本的呈现方式千变万化，诗歌、散文、话剧、小说各有不同，但对写作者来说，都是在精神层面开疆拓土的建筑活动。



# 第一章 诗歌文本中的精神家园

## 第一节 《再别康桥》：一个诗人和一个世界的单独对话

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1926年1月，“三十而立”的徐志摩在《吸烟与文化》一文中坦言康桥于他生命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富商之子，从小就被誉为聪慧“神童”，平时无需苦学却成绩甚佳，在作文方面尤善。因为父亲的厚望和自己的好学，他得以游学中外：在国内，他先后就读于杭州府一中、上海浸信会学院、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国外，他先后就读于美国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在这些堪称著名的学府中，根据父亲的要求和自己的选择，他学过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最后才一头扎入文学。而这最后的“扎入”，正是康桥的洗礼所致。

康桥的英文名是 Cambrige，今通译“剑桥”，这座小城因为一所已有800年历史的剑桥大学而举世闻名。1920年9月，以《论中国的妇女地位》的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徐志摩，为了追随心仪的罗素第一次踏访这个日后让他梦萦魂牵的所在。在同样作于1926年1月的《我所知道的康桥》的文章中，徐志摩细诉其中原委：“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祿泰尔认真

念一点书去。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样了：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他离婚，罗素叫康桥给除名了，他原来是 Trinity College(三一学院，引者注)的 Fellow(英国大学里的特别研究员，引者注)，这来他的 Fellowship 也给取消了。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两人卖文章过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从学的始愿。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他看出我的烦闷，劝我到康桥去，他自己是王家学院(Kings College)的 Fellow。我就写信去问两个学院，回信都说学额早满了，随后还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学院里说好了，给我一个特别生的资格，随意选科听讲。从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风光也被我占着了。”正是在“康桥”美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校园建筑和极其自由的学术氛围中，诗人的性灵被彻底开启了，他从知识的牢笼中解脱，“想飞”的灵魂从此有了理想的栖息之所。1922年8月，徐志摩离英返国前夕，作了一首《康桥再会吧》，在诗中称“康桥”是“我难得的知己”“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把自己对这个理想的栖息之所的感情和盘托出。是呵，在这个理想的栖息之所，他的文学想象如缤纷的花雨纷纷洒落，早年的经世治国之梦渐渐消退；也是在这个理想的栖息之所，他的爱情故事开始显出惊世骇俗的最初迹象。当风华绝代的林徽因在他眼前闪现时，他追求真爱情的意识变得如此清晰而坚定，在给发妻张幼仪要求离婚的信中，声称“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离婚乃“自由之偿还自由”的伟大举措。回国后，他不顾恩师梁启超来信的规劝，复信表露“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的爱情宣言。当苦恋林徽因无果后，他的情感转向已是有夫之妇的京城名媛陆小曼，在那本著名的《爱眉小札·志摩日记》中记录着“我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却一切，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因为我什么都有了”的至情之言。但是，当时的社会对徐志摩这种情爱是有极大争议的，他的第二次欧游很大程度上就缘于他与陆小曼的罗曼史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之故。就在这次欧游之后，他写下了上面提及的名文《我所知道的康桥》，除了细诉自己1920年离美赴英的原委之外，在文末又满怀深情地倾诉：“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从中，我们不难读出康桥在徐志摩心中的分量——有“思乡的隐忧”而无“去国”的哀愁！然而，破除种种阻力取得“有情人终成眷属”结果的徐志摩和陆小曼，“神仙伴侣”

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由于陆小曼生活上的奢侈豪华、挥霍无度和恣意纵情,徐志摩弄得身心俱疲。1928年6月,在反复规劝陆小曼无效之后,徐志摩再度出国漫游,8月初,他第三次来到英国,重返他的“精神依恋之乡”——康桥。三个月后,徐志摩在“中国海上”作成中国新诗史上的著名篇什——《再别康桥》。

《再别康桥》原载1928年12月10日《新月》第1卷10期,后收入徐志摩的第三本诗集——《猛虎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出版。这本诗集是徐志摩生前编定的最后一本,此前的1925年8月自费出版过《志摩的诗》,1927年9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过《翡冷翠的一夜》。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魂断蓝天”后,他的学生陈梦家为他编了第四个诗集——《云游》,由陆小曼作序,上海新月书店1932年7月出版。

《再别康桥》的基调是宁静的,在三个“轻轻的”动作衬托下,康桥的黄昏作别静静地拉开序幕,这让我们很自然就想起诗人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的絮语:“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服灵魂的补剂”。接下来我们马上就发现,诗人虽然写的是“康桥”,可诗歌的主体部分写的却分明是康河。原来,在诗人眼里,“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这就如同北京大学的灵性在未名湖上,华东师范大学的灵性在丽娃河上一样。老子曰:“上善若水”,这些依傍著名学府的“水”,不仅是她的美丽,更由于青春、知识、友谊、爱情的积聚,会在无数游学于此的学子的生命中留下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记。显然,康桥于徐志摩而言是他的精神家园,康河则是这个精神家园的自然载体。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是诗人在客观中静观的景象,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的“无我之境”。紧接着的“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则是生动的描述,是诗人主观介入之后的感触,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的“有我之境”。当代美学特别强调审美的本质在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相互交融,“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正是审美客体对审美主体的热情召唤;而“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不正是审美主体积极融入的情态吗?可诗人还不满足于这过于实在的相互交融,希望在想落天外中拓展审美空间。于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拜伦当年曾经游玩过的水潭,在诗人眼里不再是一泓“清泉”,而幻化成“天上虹”。不过,这“天上虹”没有天上自由游

荡,而是“揉碎在浮藻间”,原来,“彩虹”只是诗人“沉淀着”的梦的寄托。那么,就开始“寻梦”吧!因为是在康河,所以需要“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诗人的梦或许就在那里隐藏着呢。又因为是夜晚,所以可以“满载一船星辉”,在这样一种虚实相生——时而由实入虚,时而由虚返实的“幻境”中,诗人忍不住想“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以不辜负这个可以让人忘却一切尘世烦恼的世界对他的钟爱与赐予。但是,诗人又害怕“放歌”会破坏康桥世界的宁静祥和,“悄悄”的别离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这时候,诗人注意到原本喧闹的夏虫也处于“沉默”的状态,看来,“康桥”需要的确是“沉默”——“此时无声胜有声”!细心的读者可在诗歌的最后一节发现,诗人在“悄悄”的别离时不再是诗歌开首那种依依惜别的心情,“不带走一片云彩”,分明是一种细心呵护的状态,“康桥”世界也因此恢复她固有的自足性和完整性。

从古至今,中国的别离诗吟唱不绝。“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在这些被古今学子反复诵读的佳句中,人与人之间那种弥足珍贵的情谊,曾让无数人为之动容,可动容的背后却是愁云惨淡,悲情弥漫。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很有些不同:诗中除了诗人,就只有原本无语的康桥世界。这是一个诗人和一个世界在单独对话,没有“愁”,也没有“悲”,因为康桥的世界里诗人梦的归宿——“单纯信仰”的寄托之所,这种“单纯信仰”按诗人挚友胡适先生的说法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徐志摩曾形象地以人身比诗:“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在《再别康桥》中,类似流水波纹的建筑美,色彩丰富、光影谐调、动静结合的绘画美,回环往复、大体押韵的音乐美,和“诗感”或原动的诗意相互支撑,建构了一首堪称经典的现代诗。

## 第二节 《微雨》:古典与现代纠结的艺术迷宫

我有一切的忧愁,  
无端的恐怖,